


# 地道战

李克 李微含著





李克李微合

地道战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寫冀中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對敵鬥爭的英勇事蹟。

日寇想把冀中變成他的“確保區”，從這裡取得人力、物力，來更進一步的在每個戰場向我進攻。因此從一九四二年的“五一”開始，集中了大量的兵力、飛機、坦克，進行着瘋狂的大掃蕩。我們為了保存有生力量，正規部隊轉移到山里去了。留下的地方部隊，在這一望無垠的平原上，對敵鬥爭也就更艱難了；但是由於黨和人民的堅強團結，發揮了極大的創造力——創造了地道戰。在敵人的心臟上插了一把尖刀，牽制着敵人不能前進，粉碎了敵人的侵略計劃，終於達到了勝利。

書內寫的是從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一對青年男女——王振海和白燕，領導着民兵、區小隊和羣眾一起，如何貫徹黨的指示，積極的擴展了地道，從消極的防禦（掩蔽）而轉入積極的打擊敵人的英雄故事。

## 地 道 戰

李 克 李 微 合 著

\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上海康平路155號）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\*

書 號 439

開本 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 7 7/16 字數 151,000

1953年3月第1版

1957年10月第18次印刷

印數 237,152—274,151 定價(6) 0.60元

一九四二年的五月一日——从这一天起，日本鬼子在冀中平原上，瘋狂地大扫蕩開始了。到处响着槍声，到处發生着慘案，环境变得一天比一天的惡劣，擺在人們面前的災难，也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嚴重了！

在猪龍河的北岸，有个村子叫趙莊，这个村里有个民兵隊長，名叫王振海，今年二十一歲了。

夜兒黑下，振海召集村里的民兵開会，本來回來的時候，就很晚啦，他还要挖地道，一直挖到鷄叫，他才睡下，累得可真够勁了。早晨，天一亮，他就又忙从炕上爬起來了。

母親也早起來啦，她正在作飯。

“振兒，你不再睡会兒，忙着起來干什么？”

振海說：“这两天敌人扫蕩的風头这么緊，那兒睡得着呵！”

振海的母親四十九歲了，身子骨倒挺結实，作个針綫活什么的，还是滿干淨利落呢。她头上的髮，早就白了，提起这事來，話可就長啦。

在她四十歲的時候，正是一九三三年。高陽、蠡縣这兒一帶的老百姓，因为受不了國民党的压榨，曾經暴動过，不到半个月，两个縣的所有村子全鬧“紅”了，振海的爹当了趙莊和大

堤村的赤衛隊長，領導人民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把巡警局子也砸了。後來國民黨從保定開來大隊人馬，慘殺了好多人，把振海家的門也用封皮封了。那時振海才十二歲，就和爹一同逃到天津，在天津呆了不到半年，就被警察局發現，把振海的爹給抓去打死了。後來這個風暴慢慢地平靜下去，振海才回到家里來。

就从這時起，母親提心吊膽的過着日子，又沒吃，又沒穿，心里吃了大勁。在這艱難的歲月里，她還不到五十歲，頭髮就全變白啦。

她只有振海這一個孩呀，一切的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。最近幾天，鬼子掃蕩的這麼凶，就使她老人家多耽了一分心，愁得額前的皺紋越來越深了。

她耽心振海要再出了什麼事，那可怎麼着呵！不過她也是個明白世道的人，碰着這年頭，鬼子今天打人，明天燒房，家家戶戶不得安生，人活的好好的，不定那會就腦袋落地，誰能夠今天保得住明天呀？你說不起來和敵人鬥爭行嗎？

振海呢，也是個倔性子，作什麼事兒，都願意走在前頭，他挺不喜歡那些怕死鬼，碰着事前怕狼後怕虎的；他是說干就干，干就干到底。什麼事情也不肯落人後。就說挖地洞吧，在一個月以前，母親催了幾次，讓他給自個家里挖個洞，他總是說：“咳，人家挖洞，有的是為了藏東西，有的是為了藏年青婦女；咱呢，什麼也沒有，挖那個草鷄窩干嗎用呵？這是對敵鬥爭嘛，就得積極想法打擊敵人，像個老鼠一樣躲在洞里，那還像話？再說，上級也沒有指示！”

可是敵人這次的掃蕩，誰想到會這樣的厲害呀，在抗戰四

五年來，沒有用過的法子，全給端出來了。敵人一到那里，就把好東西搶光，人們稍微有點反抗，就被殺光，房子統統被燒光。這就是敵人最野蠻、最毒辣的“三光政策”。前天在北邊小團丁村，敵人把十幾個村干部一下子圈住，用鋤刀鋤死了！你跑到那里，那里也會碰着敵人。在平原地面，沒有山，可真是不好隱藏呵！

王振海——這才想起了挖洞。

王振海開始挖洞了。

可是情況一天逼緊一天，心越急，越顯得挖的慢，地下千年不動的土，挖起來就像鑿石頭一樣，今天要把它翻過來，該是多麼的不容易呵！

黑下挖洞，白天還得跑情況，這個緊張勁，可真是夠嗆。

振海正在擦着槍，母親把飯作好了，說：“振兒，快點吃吧，說不定一會鬧情況，就吃不上了。”

振海“嗯”了一聲，跳下炕來，端起飯碗剛喝了兩口，就听得村外“當！”“當！”響了兩槍。

母親和振海全怔了一下。振海忙放下碗，從炕上撈起一把土撅子槍，“嘩啦！”一下頂上了子彈，又把兩顆手榴彈別在腰里，還沒來得及出屋，只听接着又連響了幾槍。母親急得兩手直打戰。振海說：“娘，不要緊，別着急！”母親那能沉着氣了呢，忙說：“咳，光說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你沒聽見打槍呵！跑不出去可怎麼辦？屋里這個洞又沒有挖成呀！”

王振海跑到院里，支絛着耳朵听了听，他听出那槍聲是在村子的西邊打，便準備從東邊跑出村去。忙說：“娘，別怕，你跟我走！”

母親說：“別管我，你們年青人要緊，你快點跑吧！”

這時，村外的槍声响得更歡了，樹林里的鳥兒混亂的飛向天空嘎哇嘎哇的叫着。振海倒垂着槍口，嗖的一下蹿出院子，剛一出門，母親又忙喊住了他，叮嚀道：

“振兒，小心點，不行的話，就把槍堅壁起來，埋在地里，千萬別讓敵人看見哪！”

振海回過頭來說：“娘，你放心吧！不會出事的。”

他跑到街上一看，村子的人們爭先恐後的朝村外跑呵！民兵們在人羣里照護着大家。媽媽們抱着孩子，越着急越跑不動。有的提着籃子，有的夾着包袱，也有的扛着被子，紅紅綠綠，什么样的都有。還有些人牽着牲口，騾子也怪，一鬧情況，牠就哇啦哇啦的亂叫，主人越打，牠的嗓門越高，真氣人！

只見支部書記趙青山在那里喊着：“大家不要亂！村干民兵們注意！帶領羣眾一起跑！”

振海也在喊着：“民兵們注意！敵人的槍聲是在西邊打，帶領羣眾出村去，分散開朝東跑，別擠在一塊，能過河就到河那邊去！”

村干民兵們帶領着羣眾，一批一批地撤出村外去了。

村外是一眼望不着邊的麥田，麥子長得打人胸脯那麼高，人們從麥子地里嘩嘩地奔跑着，朝豬龍河邊奔去。

有的已經開始過河了。……

敵人的一架飛機從西邊繞過來，打着機槍噠噠噠噠……

“大家快趴下，不要過啦！”振海揮着擲槍，大聲地喊着。

人們這才又都呼嘯呼嘯地鑽進麥子地里，躺下、趴下、或者坐着，讓麥稈兒遮蔽着身子。

王振海是在麥地里一个土堆旁边趴下啦。

槍声在村子的西边，打的越來越緊了。振海這時探起頭來，四面張望着，只見从西南上卷起一股塵土，在塵土中有一羣騎兵順着村边朝东奔來。

槍声跟着也越來越近。接着，敌人的三架飛機也从东边迎头圈過來，咯噠咯噠地飛得很低。

王振海看出这騎兵是自己的隊伍，因为在“五一”以前，他們曾在趙莊駐紮过一个時候，那時这騎兵是多么的整齐呵！当他們在操練的時候，擺開三个隊形，一隊完全是雪白色的，一隊是黑色的，另一隊全是棕紅色的。这隊騎兵在冀中平原上，黑夜、白天和敌人周旋了四五年，他們就像一把鋒利的尖刀一样，刺入敌人的心臟，追擊敌人，打擊敌人，使附近縣城里的敌人不敢到鄉下來猖狂，对羣众的印象很深。因此，王振海一看那馬就非常眼熟。

只見我們的騎兵，剛跑到一座樹林边，敌人的飛機扫射了。我們的騎兵散開來，到樹林里去隱蔽。

后边敌人的騎兵追過來了。还有三輛坦克，也像怪獸一样的軋了過來。

敌人这次扫蕩冀中，集中了精銳部隊十來万人，加上偽軍差不多有二十万人，配合着飛機、大炮、坦克。敌人的司令岡村寧次坐着飛機在空中來回指揮，沿着平漢路、倉石路、北寧路，用拉大網式的，大圈套小圈，想把冀中八路軍的主力部隊一網打尽，这就是敌人所謂“梅花”式的扫蕩。

在这种極端不利的軍事情況下，我們的正規部隊接到了上級的指示，要有計劃的撤退，保存有生力量，安全的暫時撤



到山里去。

这个騎兵团担任的是：牽制敌人的兵力，掩護主力撤退的任务。

他們和敌人兜了多少圈子，打了多少次仗，冲破了敌人几次的包圍，我們的大部隊已經安全的轉移了，他們这才最后往出撤。

敌人的飛機監視着，坦克軋來軋去，我們的騎兵和敌人的騎兵，步兵，互相追打着。槍声响成一团。王振海眼看着我們的騎兵在陣地上，穿过麥田，就像乘風破浪似的，把敌人的騎兵冲散了！

敌人的騎兵有好多栽下馬來了。

可是敌人的步兵、坦克，一層一層的又包圍上來。

东边橫着一条猪龍河，有半里寬的水面，河水嘩啦嘩啦的流着。只有河南岸还没有敌人，我們的騎兵想冲过河去，逃跑的羣众也有被敌人哄了出來，都爭先恐后的向河里跑。這時敌人的飛機又从西边繞了過來，飛的多低呀，翅膀扫着樹梢，战士们，老鄉們，急得朝河里呼嘯呼嘯的乱淌。三架飛機順着河沿扫射了，尾巴一撅，噠噠噠噠就是一排子機槍声，“呼嚕！”“呼嚕！”又是几个炸彈丟了下來，激起了几丈高的水花。……

王振海趴的地方幸虧不在敌人的包圍圈里，可是离的也不远，只隔半里地。槍子在他身旁啪啦啪啦的直掉。

他猛然听到一匹馬的尖叫声，他赶快抬起头來，朝南一看，呀！一匹白馬从炮烟里鑽出來，上边騎着一个战士，朝北边乱竄過來，他看出这是我們的战士，后边有十几个鬼子的騎兵追着，东边的敌人隨着也包抄上來，迎头向白馬射擊。那战

士撥回馬頭又向西北跑去，后边那十几个鬼子，一边追，一边打槍，這時白馬像飛了起來似的奔跑着，那个战士揪着馬鬃，头伏在馬脖子上，一股股的塵土在馬尾的上空混絞起來。后边十几个鬼子用皮鞭拚命的打着自己的馬，緊緊的追呀，追！我們的那个战士不住的扭回头來，举槍向敌人还擊。

“叭！”的一槍，只見后边的一个鬼子从馬上栽了下來，扭回头來，“叭！”“叭！”又放倒了兩個鬼子。其他的鬼子一看，吓得忙勒住馬韁，不敢前進了。可是敌人停了会，又追了過來。

王振海心里想，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吃虧，他握着那把土斃子槍，就从側面朝鬼子打起來，又把几个鬼子打的翻下馬來。

那位战士見敌人不敢前進，撥回馬頭又朝敌人射擊，他准备向东冲过河去，好赶上大隊。

鬼子只剩下三个了，又向他扑來，擋住去路。

那匹白馬剛跑到一棵柳樹下，鬼子“叭！”“叭！”“叭！”同時發了三槍，那个战士便从馬上栽了下來，王振海心里咯噔的一下：“糟糕，我們的同志完了！……”

那匹白馬在柳樹下停住了，对着那个战士繞了一个圈子，兩只前腿跪下，嗅了嗅，牠回头看見敌人追來了，便長嘯一声，揚起头，擺着尾巴，朝西北上拚命的奔去。

鬼子在后边緊緊的追赶，哇哩哇啦的叫着，想要捉住那匹好馬。王振海見敌人又朝西边跑去了，够不着打啦，沒有給同志報了仇，心里多难受呀！他身上的汗珠已經把衣服都搨溼了，火辣辣的太陽，又加上这样激烈的战斗，簡直弄得人熱的喘不过气來，口里干的舌头都拉不轉啦。

我們的騎兵，在河岸上冲着敵人火力薄弱的地方，像一把鋒利的劍一樣，朝西南方向插了過去，——他們突圍出去了。

敵人的騎兵、坦克、步兵，也朝那個方向追去，飛機在空中划了幾個圈子，也飛遠了。

王振海很快的從麥地里爬出來，朝那棵柳樹下奔去。

他跑到那棵柳樹下——看，只見那個戰士受傷很重，胸脯和腿上被打傷了兩處，鮮血流了一大灘，已經暈過去了。王振海叫了幾聲“同志！同志！”也叫不應。他忙把他揹起來，準備先找一個僻背的地方，把他掩藏起來。北邊不遠就是齊家坟，那個地方又僻背，樹木又多，便決定把同志先揹到那邊去。

王振海揹着那個戰士在麥地里唰唰唰的爬，心越急，覺得爬的越慢。雖然敵人已經走的遠了，他還怕被坏人發現。那麥稈兒也怪，偏偏往腿上纏，腳下的絆兒越多，振海用力一蹬，連根帶稈吱扭一聲，就拔下來了。幾次差點把他絆倒。他臉上的汗珠，像黃豆粒一樣大，咕嚕咕嚕的直往下掉。

他爬過一塊麥地，又爬進第二塊，第三塊……

他剛要歇會兒，忽然發現前邊麥地里有人探起頭來，振海仔細一看，原是李丘子。

“丘子！丘子！快來！”他忙喊。

“哦！是你呀！”丘子騰的下站起來，便忙往振海跟前跑來。

隨後麥地里又慢慢的鑽出一個人來，跟着丘子也跑過來，——這個人叫李德全。

李丘子走到跟前，見振海揹着一個傷員，忙問：“同志的傷不要緊吧？”振海說：“同志身上傷了兩處，胸口的很重。”

“那咱們趕快把同志掩藏起來！”丘子急忙接着說。

“噯呀——”德全吧吡着嘴說，“這個時候藏到那里好呢？”

丘子一听就火啦，瞪着兩只大眼睛，大聲的說：“你甭害怕，不連累你！來，我把同志揹回去藏到我家里好了！”

李德全讓丘子來了個迎頭頂牛，心里想：“我也不是不願意救同志呀！我是說得找個好地方呀！”可是他怕丘子再頂，就沒有說出口來。

王振海說：“丘子，看你這脾氣，動不動就鬧火，耍大嗓子，瞪眼睛。”

丘子噉着嘴說：“他還算個民兵哩，這個胆小勁，樹葉落下來都怕砸着腦袋，照他這麼說，同志就甭救啦！”說着就要揹起那個戰士走。

這時逃跑的人們都慢慢地出現了，王振海忙按住他，說：“噯，不行，敵人掃蕩的手腕多着呢，被壞人看見就會出漏子。”

李德全噉着下巴，忙點了點頭說：“對啦，敵人這一掃蕩，什麼都變了樣，人常說：人心隔肚皮，作事兩不知，誰能保得住誰呀？”

“哦，難道連你也保不住了嗎？”丘子說。

李德全說：“你看，地里這麼多人，你知道誰是壞人哪！”

他們正說着，王振海發現那個戰士的眼睛直往上翻，便急忙說：“你們別說啦，看同志成了什麼樣啦！”丘子和德全一看，也都慌了手脚，急得忙叫：“同志！同志！”看見那位戰士的手和腦袋直動，大家干着急沒辦法！不到一會，那個同志就沒氣啦。他們三個低着頭，每人的眼里都湧出了淚水。……

“叭！”“叭！”忽然从西北上又傳來了槍聲，逃跑的人們又慌慌張張地向麥子地里鑽。

李德全這一下又慌了：“是不是敵人又趕回來搜窩啊！”說着兩條腿不由的就像篩糠一樣的抖起來。

王振海向西北一看，只見剛才跑過去的那匹白馬，又像箭似的跑回來。那三個鬼子還在後邊緊緊地追着。他們放槍只是想吓唬那匹馬，讓牠站住，並不朝牠身上打。可是那匹馬却拚命地跑，不肯站住。

王振海一看機會到了，他又回頭看了看死去的戰士，便咬了咬牙，說：“丘子，咱們繞過去截住，放倒這三個王八操的，給死了的同志報仇！”丘子說：“對！”李德全早吓得趴在麥稈底下不敢動了。

王振海和丘子提着槍，彎着腰，嘩啦嘩啦地朝另一塊麥地跑去。

那匹白馬跑得快精疲力盡了，牠怕敵人追上來，東繞一個彎，西兜一個圈。敵人的三匹馬分成三路，包圍過來，這時，白馬這邊跑不行，那邊跑也不行，累得渾身是汗，實在跑不動了。鬼子好容易追上了，喜得哈哈大笑，一個鬼子哇啦哇啦地說着什麼，就一扭屁股忙跳下馬來，伸手去抓白馬的籠頭。那白馬一甩頭，長嘯了一聲，“當！”就是一蹶子。日本人的鋼盔“當啷！”一聲，蹦得有一丈多遠，腦袋瓜被踢去了半個，倒在地下了。

王振海和丘子在麥地里看得一清二楚。

“踢得好！踢得好！真解氣。”丘子連連地喊着。

“瞧！瞧！”——王振海忙拉了他一把。

那匹馬又撅起尾巴，揚着頭，拚命地跑開了。那兩個日本

人一看，可急啦，“叭！叭！”就是兩槍。

白馬身上中了彈，倒下了。

李丘子一看，急得要蹦起來。

“隊長！白馬被打死了！”

振海沒有言語，忙向他搖了搖手，叫他不要動。

這時，那兩個鬼子離他們已經只差十几丈远了，振海說：“丘子開槍！”他說着“當！”的就是一槍，把一個鬼子給打倒了。丘子接着一槍，另一個鬼子也咕嚕一下——滾下馬來。

## 二

人們在麥地里提心吊胆地呆了一天，沒有吃東西，又是大熱的天，一口水也喝不上，又飢又渴，累得早撐不定了。

太陽快壓樹梢啦，估摸敵人不會再來了，大家這才陸陸續續地往村里走。

王振海和丘子、德全，也早餓得腸子攪繩哩，把土撅子槍插在腰里，拖着疲累的步伐，也準備進村。

李德全一邊走着，一邊慢吞吞地說：“唉！今天真是死里逃生，够嗆呵！”

“呃！怕死了，要都像你這個樣，咱們這民兵別干啦！”丘子又叮了他一句。

李德全紅着臉說：“大部隊都轉移了，你說咱們民兵——”

丘子越听越膩耳。

“對了，對，你不願干了就把槍繳給隊長，別盡說怪話！”

王振海看他倆又敲打起來了，忙說：“丘子，德全才參加民兵不久，不像咱們干了四五年了，得攜帶着點，不要性急。”

“是呀，”德全說，“咱是頭一次干這活，沒有經驗，跟你這老革命學嘛，我就別說話，一說話你就給我個迎頭頂牛！”

丘子說：“倒不是我故意頂你，你要膽小啊，就悄悄憋在肚里，別响，你一說出來就會影响別人。你沒看現在是什麼火候，是和敵人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啊！得咬着牙干，一點也不能洩氣！”

王振海笑着拍了拍德全的肩說：“丘子脾氣不好，他的意思都是好的，越是困難的時候，越是要堅持，不動搖！同志，好好干吧！”正說着，又听到敵人的飛機聲，人們又亂了。……

敵人把我們的騎兵追了一陣子，沒有追上，又返回來了。遠遠的看見敵人的騎兵嗒嗒嗒嗒地又從西南上，像卷包似的向趙莊撲來。

人們有的剛進村，有的還沒有進，都扭回頭又朝麥地里鑽去。

一霎眼的工夫，敵人的騎兵已到趙莊跟前，圍着村外繞圈子，把村子一下就包圍了。然後敵人的步兵擁進村里去。

敵人一進村，村里的狗汪汪的亂咬。敵人開槍就打，狗被打傷了，“咯！咯！”地哀嚎着。鷄也被趕得嘎嘎……地飛上屋頂，或飛上樹去，亂竄！村里沒有逃出來的人，被敵人抓住，抽打着，要他們招出那里藏着八路軍，那個是村干部，那些是民兵。

哭聲、喊聲、槍聲，溶成一片。

敵人把村里都搜遍了，折騰了個一場糊塗。

王振海他們在麥地里趴着，望見村里冒着一股一股的濃烟，直冲云霄，升起一片火光。

丘子急得把拳头在膝盖上一擊。“糟糕！敌人在村里放火燒房子哩！”

“唉！”德全沮喪地說：“不知我的媳妇出來了沒有，这，这……怎么办呢？”

這時，敌人的一部分騎兵展開了一个燕翅形，嘩嘩地向麥子地里奔來。德全一看，更急了：“哎呀！敌人過來搜窠了，看，看！”說着就要爬起來跑，振海忙一把捏住他的脖子，捺倒他：“不要動，敌人過來你一動他就会給你一槍。”

鬼子打着馬，在麥地里搜索扫蕩過來了。把槍搬得吱吱吱的，咋唬着：“八格牙路！你的八路軍，快出來的！”有些胆小的人，听見敌人一喊，就吓毛了，从麥稈底下爬起來就跑，敌人“叭！”的就是一槍。……

眼看着敌人就要搜到王振海他們跟前來了，丘子端着擷槍，說：“隊長，反正不行了，豁出这一百多斤了，打吧！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兩個有賺的！”說着就要擡火，王振海忙扳開他的手，悄聲地說：“不行，拚了也不是个办法，我們活着，还得和敌人坚持斗争哩？沉着气，趴着別動，敌人不会發覺的。万一被敌人發覺了，我們再打。德全，記住呀！”

這時，敌人猛地一下冲到他們跟前來了。

王振海特別關照着李德全，緊緊的抓着他的胳膊。

敌人离他們有兩三丈远，喊着：“快出來的，不出來開槍打死打死的！”

王振海在麥稈底下趴着，眼睛緊緊地盯着敌人，他看見並沒發現他們，便靜靜地沒有動。敌人吵喝了一陣，便冲过去了，沒有出事。



王振海他們稍沉了一下，便準備向敵人包圍圈外爬出去，李德全腿軟的像篩糠一樣，丘子一看，着急地說：“唉！你真是個軟蛋！來，我揹着你！”

這句話一下把德全給激火啦，很快的把他的手撥開，“滾開！我能走！”

振海忙說：“好，別害怕，來，我架着你！”

“隊長，還是我來吧。”丘子對德全說：“同志，別生我的氣，快點！”

德全不吭聲，就往前跑去。

他們一逃出敵人的包圍圈，便直起腰拚命地朝東南方面跑。跑了一陣，剛要歇下喘口氣，旁邊麥地里突的閃出個人，朝他們奔來。王振海仔細一看，呵，原是民兵隊員小青。

“隊長，你們到那兒去呀？”小青問。

“剛從敵人包圍圈里跑出來。”

小青一听，把腦袋一晃，笑着說：“我也是，鬼子从我身上過去，哼，可就是沒有看見。”

“哈，真他媽嘍小子。”丘子瞪着眼說：“从你身上過去，還不把你踩死？”

小青把脖子一伸，說：“咱是神兵呀，馬過也得抬蹄！”說着不由的肚子咕咕叫起來，他拍了拍肚子，又說：“別叫啦，隊長給你想办法！”

德全慢吞吞地說：“咱們隊長和我們也餓得肚子咕咕叫哩，拿啥給你想办法？”小青把眼一睜說：“哦，德全，今天吓坏了吧？”丘子說：“別提啦，見了敵人腿都軟啦！”

“軟啦？軟啦也沒有要你揹！”德全不緊不慢地說了這